

# 城市封面

CHENGSHIFENGMIAN

丁肃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城市封面

丁肃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封面 / 丁肃清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5

ISBN 7-5306-3388-0

I. 城...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26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625 插页 2 字数 328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3.00 元

## 内 容 提 要

小说通过一新闻记者辞职经商,从而成为一名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展示了当代人的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作品直接深入当代生活最为活跃的领域,在反映现实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塑造了邢之舟等一批性格各异、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

# 1

邢之舟正在长江上的一条客船上。

他是在完成了一桩心愿后，开始这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生活的。这些日子，他游玩南方大部分城市，说是游玩，倒不如说是放松心情。他需要心境和身体的放松，艰难的创业经历使他感到了巨大的压抑，他是在读完弗洛伊德的一本书后，才有了这次以放松为主要目的的旅游。弗洛伊德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被压抑的历史。虽然弗洛伊德说的压抑与他大讲的“性学”有关，但对于人类的各个方面，他所讲的“压抑”却都具有普遍性。

两年以前他辞掉《新源日报》记者和美术编辑的职务，然后下海经商。在辞职之前他就深深地体验到了种种压抑，那个小小的编辑室就像是一个罐头盒子挤压着他向往海阔天空的想象和欲望，此外还有那个整天找茬儿、长着一副不会笑、活脱脱像是死人脸儿的主任，让他感到心烦。每天他的工作除了写那些不是鼓吹上级领导就是粉饰某某企业的泡沫新闻外，就是趴在桌子上画报纸的插图和尾花，这一切都让他憋闷难挨。所以他咬咬牙放弃了被人们所看好的报社工作，下海干个体。

他自由了。但马上他又发现，他所处的社会空间虽大，但却是一个像缺氧一般的空间，人们对他下海经商的行为说三道四，

亲朋好友对他也表示遗憾和不可理解，还有他的恋人在屡屡埋怨他之后弃他而去。这一切都使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加上辞职之后没有了工资收入，他几乎是处在了绝境边缘，他刚刚满三十岁的人生遭受到了最大的打击。要不是上中学时就背过的恩格斯的一句话挽救了他，他可能就完了。他记得恩格斯的那句话说：最好把生命比做燧石，它遭到的打击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他想，我就要做这样的一块燧石。他帮着朋友在马路边上做小买卖，卖布，卖面粉，帮着菜农往市区送菜，他拉的是一辆马车，而驾辕的不是马而是他，在他两旁拉套的，是几个一边走一边“唧唧喳喳”嘲笑他的妇女，从一个体面的报社记者破落到如此地步，是他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尽管如此，他还是积攒了一小笔资金，租借一间临街的房子办起了自己的装饰装修公司，他给这个公司命名为“美神装饰装修公司”。经过了两年的努力创业，他的公司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增加了公司的雇员，也扩大了自己的公司业务，有了相当的经营资金，尤其是公司的社会信誉和业务质量在新源市一鸣惊人，情况变得越来越好了。

之后，他有了新的恋人隋珠，一个十分漂亮文雅的姑娘，工作的劳累和恋爱的幸福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使得邢之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游船驶到长江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客人们或在窗口，或上了船的甲板看两岸的景色，邢之舟也上了甲板，但却没有心思看这景色，他想到了自己和隋珠共同商议制作的一个作品，那是一艘小巧精致的工艺品一般的客轮船型，由他和未婚妻隋珠共同商议后并由他亲自设计，然后让一位木器厂老师傅精心做成的一个船型。他想，他现在脚下的游船在江心中漂游着，面他的那个

小船却在他人生的河流中漂流着，只是现在他的那艘船还没有一个可以永久摆放的地方，不知道隋珠现在把那艘船放在了哪里？那不是一艘普通的船，那是按照十九世纪英国向美洲移民时的一艘名船，是一艘取名“五月花”的名船，可以这么说，有了当时的“五月花”，才有了后来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他的这个取名为“五月花”的船型，之所以对他重要，是他和隋珠在里面各自放置下了一件东西，除了他和隋珠外无人知晓。并且他们商议在若干年后他们认为必要时才把它打开。不知道隋珠现在考虑好没有，把这个船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轮船在江心放慢了速度航行。

那艘他所牵挂的“五月花”在他的思绪中航行。

现在他走上甲板的意图并不是要欣赏瞿塘峡的景色，而是因为船上的人很多，船舱里的气味也不好，邢之舟才来到船舱外的。正是乍暖还寒的天气，凉凉的江风包裹着水汽，袭在他的脸上，和他一起看瞿塘峡景色的人很多，甚至有些拥挤，拥挤之间就互有妨碍，就有了一男一女之间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是那个年轻女性由于呕吐而弄脏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衣服。

那男人长得魁梧，国字脸，眉毛浓重，瞪着眼训斥那个年轻女性。人丛间传来那个女性柔弱而十分抱歉的声音，这声音特别让邢之舟耳熟，邢之舟的脑子嗡地一下，他挤过人丛后看到的是——一张熟悉的脸膛，那白皙的上面镶嵌着一双黑葡萄一样的眼睛的脸膛，让他愣住了。她不就是何芳菲吗？他过去的恋人，如今的身条丰满更加性感，穿着件长长的米黄色风衣，她的脸色因为晕船刚刚呕吐过而显得有一些憔悴。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天地再大却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她。

邢之舟走了过去，他站在那个男人的面前说：“喂！咱们也

是男人，也得得理让人哪！”

那个男的说：“你是她什么人？”

“之舟！”何芳菲看到了邢之舟，惊喜而又委屈地喊了他的名字，神情惶惑地看着他。

邢之舟想，是啊，我是她什么人呢？这个女人曾经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了他，而且他还遭受到了爱的后遗症留给他的羞辱，他想起了过去的一个场面，那是邢之舟刚刚辞去报社记者和美术编辑以后，他流落在大年前夕的夜市上卖灯笼卖鞭炮，他要用这卖灯笼鞭炮的钱积攒公司的基金。

“卖鞭炮啊！卖灯笼啊！卖……”他大声地吆喝着，他的声音戛然而止了，一个刚出口的“卖”字僵硬在他的唇边，在朦胧的夜市灯光下，他看到何芳菲正挽着一个男人的臂膀，停步在他的摊点边。何芳菲也正愣愣地看他，那眼神儿显得惊讶而怜悯，她的男友正在问邢之舟灯笼的价钱，而邢之舟并没有理睬他，只是把眼睛很凝重地落在何芳菲的脸上。

那个男的说：“者你就不是个正经东西！小心抠掉你的眼睛。”

这让邢之舟十分愤怒，两只眼睛闪烁着怒火。何芳菲赶忙拉开那个男人，推着他大声地说：“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那个男人和何芳菲走开了，邢之舟把一腔的愤怒，发泄成一声吆喝“卖灯笼啊！卖灯笼！”那吆喝声在满市上格外的嘹亮，拽住了很多人的目光。

何芳菲走开的时候，扭回头又怜悯地忧郁地看了邢之舟一眼，这一眼使得邢之舟愤怒异常，他想到她曾经给予他的热吻，那许多夜晚里的许多的热吻，现在她可能又在静僻的地方热吻这个男人！“卖灯笼啊！卖啦！”邢之舟的嗓子几乎是撕裂般地



在喊……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时间可以渐渐抹掉情感的颜色，而现在他完全是一个见义勇为者的身份出现在她的面前，且不提初恋情人了，单就是老乡这个理由也不能不让邢之舟来管一管闲事。他愤怒地冲那个国字脸的男人说：“你欺负一个女人，不臊吗？”

那个男人对邢之舟说：“你吃的河水管得宽，小子闪开！”

“老子非管一管不行！”邢之舟的话和拳头一起打出来，那个男人敏捷迅速地躲闪开，然后重重地击了邢之舟一拳，把他打了一个趔趄。邢之舟冲过来也用拳头回敬那男人，却又吃了重重地一拳，这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打得他摇摇晃晃站不住脚，身子向船舷边倾去，他的双手紧紧地把住了船栏杆，才没有栽到河里去。

何芳菲大声地、几乎是请求似的喊着那个打邢之舟的男人：“你住手，你住手吧！”然后紧紧地抱住邢之舟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把邢之舟和那个男人隔开。

船甲板上的人都开始劝架。走过来一位老者，一身浅白色西服，下颚上的白须很长，红颜长目。他对还要击打邢之舟的男人说：“外甥，你住手！”

那人住手了，但却从腰里掏出一个明晃晃的手铐，在邢之舟的面前晃动着说：“你小子记住，教训你的人，是公安干警申义！”

邢之舟愣了，但他却又突然“哈哈”地笑起来。

那个老者说：“后生啊，你挨了打，还能笑出来？”

邢之舟说：“我笑我虽败犹荣。没想到今生能和公安过招儿，有多少给公安过招的人啊？我败了，但我是英雄。”

那个叫申义的公安笑话他：“你败了，是英雄？真是没有听说过啊，可笑！”

那个老者对他说：“咳，外甥啊，他说的话不无道理，不以胜败论英雄嘛！”

邢之舟一下子对老者产生了敬意，他对那个叫申义的人说“我可要警告你，你这一架打得是假公济私，你哪里还有一点公安干警的气息，中国的事情，都让你们这些知法犯法的人搞坏的！你的行为辱没了你舅舅，你欺负一个女人，我都替你败兴！”

甲板上的人也都在哄哄嚷嚷地议论，开始散去，有的回到船舱里去了。何芳菲此时和邢之舟面对着，久久地注视着他，“我在二等舱。”她说。

邢之舟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什么也不想说。

“你在哪个舱里呢？”

邢之舟没有回答她。

“你到我那儿去坐坐好吗？”

邢之舟摇摇头：“你去坐吧，我只想在这儿待会儿。”他说着把身子扭向船舷的外侧，这个时候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船尾那边的太阳像一个巨大的软软的鸡蛋黄儿，被蓝盈盈的山的高端戳破了边缘，金黄的颜色流溢在山的表层和树的枝叶上。

他觉察到何芳菲是低着头回船舱去了……

船甲板上渐渐地静了。

蛋黄般的太阳渐渐被江边的山梁吞噬了。

暮色把两岸景色遮掩成一片朦胧，朦胧中突然一片的开阔，船是出了三峡了。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她，她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他想，或许这个时候何芳菲正坐在船舱里她的丈夫身边，

他想，女人是流动的水，是飘忽的云，尽管美丽，却是最靠不住的，何芳菲正是在他提出辞职时离开他的，她也曾向他倾诉过海枯石烂的话语，但海不会枯，石头也没有烂掉，他的初恋情人却离开了他。在他辞职时，他是有勇气的，他对实现自我价值充满了幻想，但当他真的辞掉工作后，何芳菲提出要离开他时，邢之舟真真实实地失落了，人生突然变得苍白，变得轻飘飘鸿毛般的无依无托。他是用帮人做生意和自己卖灯笼卖鞭炮的两千元钱，开创了自己的实业，构筑成了现在的“美神装修装饰公司”。虽然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体面的老板了，但他没有忘掉昔日的艰难，在创业伊始，一切活计他都要亲自干，他给人家做装修活计，电钻的鸣响拌和着刷刷落下的土尘，落在他的头上，肩膀上，他几乎成了一个土人，每天下来，酸疼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这还是他吗？他开始回忆当记者和编辑的那个他，每天坐在办公室细细地运筹他手里的画笔，走在街上西装革履，在人面前风雅体面，尽管工资少，尽管那工资并不是他的人生价值，但那是铁饭碗，摔到地上铮铮作响，而现在他自由了，自己可以做自己的皇上了，但这种自由却又是一种不自由，一切收获都要由他付出加倍的智慧和精力做代价。

江水涌着船舷，有节奏地拍击着。他觉得身后有微热和轻盈的呼吸声，一定是她！他没有回头就说：“你又上来干什么？”

“陪你。”

“你应该去陪你的丈夫。”

背后的她无语，一只软软的发热的小手抚摩在他的肩头，他觉得十分不舒服，像一条蛇在蠕动，他回过头，摆脱那只蛇一样蠕动的手：“我说你，你应该去陪你的丈夫！”

“你让我去哪里陪？”

“没在船舱吗？”

何芳菲抽泣着说：“你让我去陪我的丈夫，那我得到阴曹地府。”

他愣了。

她说：“他死了。”她更加猛烈地抽泣。

他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但马上又转为一种强烈的嫉妒：“你为谁而哭？你没有资格当我的面哭你的死鬼！”

江水更猛烈地拍击着船舷……

何芳菲低着头走回船舱里去了。邢之舟有点后悔和自责，他对她的态度是不是有些过火？有那么一点不人道了？人发怒的时候，是智力最低下的时候，这样的智力，还想成什么比尔·盖茨？他是曾有成为比尔·盖茨的野心，现在他想，他一定成不了比尔·盖茨，但他能成为一个有钱的老板，他对此有信心。他常常用“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那句歌词鼓励他成为有钱的老板，此时他心里响起了这句歌词的旋律，他开始有点高兴了，不知是为另一个和他有关的男人的死高兴，还是为了自己闷郁心情的释放高兴。

他走到二等舱里，寻找何芳菲。所有的面孔都很陌生，只有一个床铺上面，躺着的人用白被单严严实实地捂起身子和头，他知道被单下这娇小的身躯就是何芳菲。他轻轻撩开被单，露出了一张泪水汪汪的白皙脸庞。

“你哭了？哭吧，哭一哭好受。”他说。

何芳菲仍旧平静地躺着，眼睛也很平静，像两汪春水，给邢之舟以冲洗心灵的感觉，一个刚才还怒发冲冠的男人，让这双眼睛感染得柔和了许多。他又想到他们曾经有过的拥抱和热吻，他的心开始有点跳得厉害。打住！不许想入非非，他警告自己。

“你是出差吗？”她声音柔和地问他。

他点点头。

“到哪儿？”

他又摇摇头。

何芳菲“扑哧”笑了一下，笑得脸色红润：“你可真真还是个孩子啊！”她俨然是母亲和大姐的那种角色，她询问他的生意怎么样了？

邢之舟说：“很好、很好。”他一贯认为当男人就不可以在女人面前诉说苦涩，向女人诉说苦涩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

“我在三等舱六号。”他说完就走了。

夜深了下来，两岸上很静谧，偶尔传来一两声不知是什么动物的叫声，邢之舟两只眼睛始终睁得大大的，他不是在想儿女情长，他在想他实现价值的梦想，一个计划，就在这个无眠的夜晚酝酿而成了。太阳光照耀了进来，他打了个哈欠，长长地伸了一下胳膊，很快地睡去，且睡得很深很深……

邢之舟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快十一点了，他惺忪着睡眼，去二等舱看何芳菲，而她的床铺却叠得整整齐齐，人去床空。服务员告诉他，这个客人在前一个码头已经上岸了。

她竟然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留给他！她干什么去了呢？一个大问号高挂在邢之舟的思维里，摇来摇去，想来想去，但终究没有想出个名堂。罢了，不想了！她不想我，我想她干什么！

## 2

游船到武汉码头的时候,大部分船客都要下船了,纷纷收拾着行装,船舱里有一些嘈杂,音响里好听的女声在播音,告诉人们船要在这里停泊两小时,原因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播音员没有说明是什么情况,只是向人们表示歉意并请人们给予谅解,告诫下船休息或购物的客人不要忘记了开船的时间。

武汉是邢之舟此行的终点,他要在这里办一些事情,然后乘火车再赶回生他养他的新源市,他现在突然特别想尽快回到新源市,他是学美术专业的,画了多少年的画,虽然下海经商了,但万变不离其宗,他认为他现在所从事的装饰装修业依然是他专业的延伸,是在做立体的图画,他还要继续把他的专业进一步延伸,确切地说,他想在装饰装修的基础上做房地产业,这次的旅行,他了解到了国内房地产的信息和状况,他认为房地产不像装饰装修业,靠密集的体力劳作去赚钱,房地产更多的需要的是智慧和炒作,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这些天来,他在旅途中更多思考的就是这个事情,但现在仅仅是一个想法,他想实现这个想法并不是马上投入到这个产业,而是更要加强装饰装修的实力,以此为依托,在资金、企业影响力、人际关系等等方面为将要从事的房地产业奠基。

在船舱里他又遇到了申义和他的舅舅，邢之舟和申义的目光相撞时，看得出申义的目光里有了一种对他的善意和欣赏，他们握手，握着手笑着，申义的另一只大手很有力地拍着他的肩头说：“你小子行啊，是一条汉子，今后有用到我的时候，说话。”然后递过来一张名片。

申义的舅舅说：“你们哪，这叫不打不成交。”说着也递过来一张名片，那张名片使得邢之舟的眼神一亮，陆雨声！没想到这个老先生是台湾“开颜房地产集团”的一位老板！邢之舟此时有些激动，世间的事情，大都是可遇而不可求，在他的潜意识里，他觉得与这位陆雨声有缘。

他也递上他的一张名片，老先生看得格外认真，边看边说：“没想到啊，你小伙子也是一位经理呢，搞装饰装修，我知道在大陆很红火很红火的呀，恭喜你发财！你是不是到站要下船了呀？”

邢之舟看看自己放在脚下的皮箱，语言有些嗫嚅：“哦，是、不是，不是的，我是想，想到岸上买东西。”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他是要下船了，武汉是他的中转站，但他为什么说自己要买东西呢？他问：“陆老，您到什么地方下呀？”陆雨声告诉他到南京。

“到南京做生意？”

“也算是，在那儿有我的一个合资的公司，但又主要不是生意的事情，我想这次去拜谒中山先生陵。你小伙子到什么地方啊？”

邢之舟说：“我也到南京去，我也和您一起去拜谒中山陵好不好？”

老先生说：“好啊，这叫一路同行，那我们就是同志喽。”

邢之舟对自己的说谎和临时改变主意而感到莫名其妙，他只是愿意和这位台湾的老板接近，和他建立一种熟悉的关系，和他接近和建立关系没有任何的目的，老先生让他觉得和蔼可亲，人与人之间常常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这种东西让人互相疏远或者吸引。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他们到岸上的商场购物，陆老先生买了一些食品，而申义买了一个布洋娃娃， he 说是给他三岁的女儿的礼物，他说邢之舟：“不给媳妇买点纪念品？”邢之舟笑了笑，没有说话，他想到了隋珠，但她目前还不是他的媳妇，她已经多次提出要和他结婚，但他却一推再推，理由是在创下一个像样的业绩后再成家，隋珠对此也十分的理解和支持。不知为什么，这时候他突然很想隋珠，很想像以往那样，用双手捧住她那俊俏的脸庞，那种感觉就像是捧着一个清亮的月亮。

陆雨声购完物后，还不到开船的时间，他提议找个地方喝茶，于是他们来到岸边的一个茶坊，邢之舟提议喝龙井，茶老板为他们冲上，老先生讲了一些关于茶道方面的话题，他讲中国是最大的产茶国，古人喝茶特别讲究，但现代人却不讲究了，现在最讲究喝茶的是日本人，但日本人的茶道很小气，喝茶用一个酒盅大的茶碗，常常是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捣鼓半天，才捣鼓出酒盅大的一小碗儿，还不够漱口用。老先生说的幽默，说的让邢之舟和申义开心。

邢之舟说：“陆老，看来您去过日本？”

“也算是常来常往吧，日本人的为人处事也和他们的喝茶一样，小气，小心眼。但做活却有他的长处，认真细致面讲效益，中国人却缺少了这个。喝出来了没有？”老先生突然推开面前的茶碗：“假的，假龙井。”



邢之舟和申义都没有喝出来，申义大声吆喝着老板。陆老先生却说：“算了吧，花钱买教训，也很值，假的多了，才知道什么是真，我在南京的分公司，开始遇到假冒钢筋影响了信誉，这影响就是一种教训，教训使人变得聪明，变得有实力和智慧。”

陆雨声的严谨和大度，以及他见多识广的阅历，让邢之舟钦佩，大陆的企业家，缺乏的正是陆先生这样的素质，大陆的企业家大都属于改革开放以来冒出来的一个成分很复杂的阶层，有的是从农村的泥泽里跋涉出来脚上还带着泥土的人，有的是有过前科甚至从监狱里出来的冒险家，有的则是方方面面的利益投机者，当然也有精英之辈，不过这样的人太少了，其原因是精英者大都顾及眼前的既得的利益，加上中国多少年官本位传统的思维观念，像他这样辞职而一辞到底有血性的男人并不多，邢之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陆雨声品了一小口假龙井茶说：“东西是假的不可怕，但人假了就可怕了，你这位小伙子怕也是给我说了假话吧，你本来应该是在武汉下船的，可为什么非要与我同行？”

说得邢之舟一激灵，老先生的眼睛真厉害呀。

“是不是我在生意上对你有些用处？”老先生微笑着问他。

既然如此，也就竹筒倒豆子，直说吧，“我是想让老先生帮忙，但还不是生意，是想让老先生帮助我找人。”邢之舟说，“我的爷爷的弟弟，也是我的二爷爷，在国民党军队往台湾撤退的时候走了。”

“他是叫什么名字？”

“他叫邢天白，当时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

陆雨声听得十分认真，邢之舟也讲着往事：“我是小时候听我的爷爷说的，他撤退的时候骑着马要我爷爷也和他同去，我爷